曲洧舊聞/0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曲洧舊聞

◀上一卷

卷八

下一卷▶

劉逵公達奉使三韓，道過餘杭，時蔣款叔為太守，以其新進，頗厚其禮，供張百色，比故例特異。又取金色鰍一條，與龜獻於逵，以致今秋歸之意。或曰：「款叔老老大大不能，以前輩自居，尚何求哉？」

范百嘉字子豐，忠文蜀公之子也。識量頗類忠文，嘗宴客，客散熟寢。偷兒入其寢室，酒器滿前。子豐覺之，起坐，呼偷兒曰：「汝迫於貧至此，勿怖也。」以白金盂子二與之。偷兒拜而去。其後事敗，有司盡得其情，子豐猶不肯言，聞者美之。

晁之道嘗言，蔡侍郎準少年時，出入常有二人見於馬前或肩輿之前，若先驅，或前或卻。問之從者，皆無所睹。準甚懼，謂有冤魂，百方禳禬，皆不能遣。既久，亦不以為事。慶曆四年生京，而一人不見。又二年生卞，乃遂俱滅。元符末，都城童謠有「家中兩個蘿蔔精」之語，語多不能悉記，而其末章云：「撞著潭州海藏神」。至崇寧中，賣餕餡者又有「一包菜」之語，其事皆驗，而京於靖康初貶死於長沙，豈潭州海藏亦應於此耶。然之道語予此事時，京身為三公，子踐三少，領樞密院，又為保和殿大學士者。而其孫判殿中監，班視二府，每出傳呼甚寵，飛蓋相隨者五人。若子若婿，並諸孫腰金者十有七人。當此際，氣焰薰灼可炙手也。厥後流離嶺海，妻孥星散，不能相保，而門生皆諱言出其門。然則準所見，果為蔡氏福耶？否耶？近思之道所論，深有意味，惜乎早世不

及親見也。

中秋玩月，不知起何時。考古人賦詩，則始於杜子美，而戎昱《登樓望月》、冷朝陽《與空上人宿華嚴寺對月》、陳羽《鑒湖望月》、張南史《和崔中丞望月》、武元衡《錦樓望月》皆在中秋，則自杜子美以後，班班形於篇什。前乎杜子，想已然也，第以賦詠不著見於世耳。江左如梁元帝《江上望月》、朱超《舟中望月》、庾肩吾《望月》、而其子信亦有《舟中望月》、唐太宗《遼城望月》，雖各有詩，而皆非為中秋宴賞而作也。然則玩月盛於中秋，其在開元以後乎？今則不問華夷，所在皆然矣。

歙溪據二浙上流，古為新安郡，清淺可愛。沈休文詩所謂：洞徹隨清淺，皎鏡無冬春。千仞雁停桂，百丈見遊鱗。即此也。溪西太平寺，舊號興唐寺。李太白嘗遊而留題焉，其詩曰：天台國清寺，天下為四絕。今到興唐遊，奇蹤更無別。枿木劃斷雲，高僧頂殘雪。檻外一條溪，幾回碎明月。溪即取太白詩名之也。郡人以為登覽勝處，石刻尚存，而《太白集》中不見此詩，故予特著之。

陳瑩中大觀末，以其訟蔡密語言事就逮開封獄。時黃經臣監勘，有旨，令瑩中疏蔡京過失。瑩中固辭，曰：「瓘在諫垣嘗論京，今為獄囚而論三公，不可也。」上自此每欲用之，而朝廷上下皆恐其復用。又曾於宮禁對左右說及瓘宜召之意，時蔡攸亦在側，對曰：「瓘得罪宗廟，陛下雖欲用之，其如在天之靈何。」上蹙額者久之。

建中靖國間，既相曾布而召蔡京，韓師樸求去甚力。上知不可留，以大觀文出守北門。未幾，黨論大興。凡在籍者，例行貶竄，獨師樸得近地。京諷臺諫言之，上終不從。其後，遇星變，大赦黨人，皆內徙。師樸《謝表》云：轉徙風波，獨安於近地；歸還里閈，最早於他人。上讀至此，曰：「我固憐忠彥，今觀其表，忠彥亦自知我也。」

厚陵待近侍甚嚴，其徒讒甚煽熾，慈聖殊不懌。富、韓二公上書切諫，其略曰：千官百辟在廷，豈能事不孝之主。伊尹之事，臣能行之。厚陵時雖病，猶能嘉納。其後聖躬康復，車駕一出，都人歡忭鼓舞，所在相慶。慈聖語其事於宰執，宰執稱賀，魏公進曰：「臣觀太皇太后陛下所以諭臣等，必是聖心深厭萬機，欲行復子明辟之事，此盛德也，前代母後豈能有哉。臣敢不仰承慈訓以詔天下，臣等謹自此辭。」乃列拜，呼中貴卷簾而退。既下殿，富公徐曰：「稚圭茲事甚好，何不大家先商量。」魏公微笑而已。

王黼作宰日，蔡京入對便殿，上從容及裁減用度事，京言：天下奉一人，恐不宜如此。

梁師成密以告黼。翌日，遂置應奉司，令黼專提舉，其擾又甚於花石。中山劉元忞長卿嘗為予言，宣和末，親於畿北馬鋪中見無名子題詩，云：花已裁成愁歎本，石仍砌出亂亡基。如今應奉歸真宰，論道經邦付與誰。

薛嗣昌善交中貴，每有饋獻，常備四副，如錦椅背坐子之類，必以四十副為率。嘗對晁之道言，此輩還朝至御前及中宮，須有以藉手，則已用二十副矣。本閣分十副，餘十副，合渠自用於家。之道云：「人無廉恥，乃至於此不自知可恥，又復誇於我前耳。」

崇寧初，苞苴未盛。至政和間，則稍熾矣。鄧子常在北門，所進山蕷數倍於前，緘封華麗，觀者駭目。江子我有《玉延行》，為此作也。薛嗣昌以雍酥媚權幸，率用琴光桶子並蓋，多者至百桶，人人皆足其欲。此猶未傷物命也，趙霆在餘杭，每鵝掌鮓入國門，不下千餘罐子。而王黼庫中，黃雀鮓自地積至棟，凡滿三楹。蔡京對客，令點檢蜂兒見在數目，得三十七秤，其他可以想見。乃知胡椒八百石，以因果論之，尚可恕也。

無盡居士少有俊譽，氣淩輩行，然頗以躁進獲譏。元豐中，嘗上裕陵百韻詩，有「回看同列驟，不覺寸懷忙」之句，裕陵讀之大笑。

王岐公，蔡新州惡其敢言，因舒亶斥為赤岸監酒稅。其後召還，有《謝啟》，其間一聯云：三年去國，門前之雀可羅；一日還朝，屋上之鳥亦好。當時傳誦，而亦不免為有識者所窺也。

元祐間，東坡在禁林，無盡以書自言曰：「覺老近來見解與往時不同，若得一把茅蓋頭，必能為公啁佛罵祖。」蓋欲東坡薦為臺諫也。溫公頗有意用之，嘗以問東坡，東坡云：「犢子雖俊可喜，終敗人事，不如求負重有力而馴良服轅者，使安行於八達之衢，為不誤人也。」溫公遂止。紹聖間，章子厚用為中書舍人，《謝啟》力詆元祐以來代言者，其略有「二蘇狂率，三孔闊疏」之語。韓儀公入相，無盡自知不相合，因論河患，以持橐出，相度河事。崇寧初，蔡京召為翰林，施種丞轄見物論多不與，與京時有異同。臺諫視京風旨，乃交擊之。後因星變大赦，牽復知鄂州。遂於《到任謝表》盡敘京所更張政事，以稱頌聖德，其大略云：所謂率科嚴重，鉤考碎煩，方田擾安業之民，圜土聚徙鄉之惡。學校驅迫者，違其孝養之心。保伍追呼者，失其耕桑之候。文移急於星火，逮捕遍於里閭。百綸紛更、一切蠲罷，可謂崇寧之孝治，真為紹述之聖功。又言：有君如此，碎首以之。表至都下，人爭傳寫，雖為京所切齒，而自此有相望矣。

新安郡黃山有三十六峰，與池陽接境，在郡西。岩岫秀麗可愛，仙翁、釋子多隱其中，《圖經》不著其名。山有溫泉，其色紅，其源可淪卵。劉宜翁嘗遊焉，題詩寺壁，其略曰：山有靈砂泉色紅，滌除身垢信成功。不除心上無明業，祇與山間眾水同。宜翁名誼，元豐間自廣東移江西，皆為提舉常平官。上疏論新法，勒停。或云宜翁晚得道不出，東坡紹聖所與書可見矣。〈（《論新法疏》大略有云：自唐租庸調法壞，五代至皇朝稅賦凡五增其數矣，今又大更張，不原其本，斂愈重，民愈困，為害凡十。又言變祖宗法者，安石也。持論潤色之者，惠卿、曾布、章惇之徒也。其語激切深，至內批云：誼張皇上書，公肆誕慢，上惑朝廷，外搖眾聽，可特勒停。）〉

漢文帝時戶口繁多，而隋開皇過之，元祐間又過於開皇。予親見前輩言此事，古所不逮也。本朝地土狹於漢唐，而戶口如此，豈不為太平之極也。

韓魏公沉厚有識量，進止詳雅，兩朝定策，皆為元勳。東坡祭文云：「二帝山陵，天下震恐，呼吸之間，有雷有風，有兵有戎，公於是時，伊尹周公。」蓋言其事也。歐陽文忠公作《晝錦堂記》，成以示晁美叔秘監，云：「垂紳正笏，不動聲色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。如此，予所親見，故實記其事，無一字溢美。於斯時也，他人皆惴栗流汗，不能措一詞，公獨閑暇如安平無事，真不可及也。」

世傳《珞錄三命賦》，不知何人所作。序而釋之者，以為周靈王太子晉，世以為然，考其賦所引秦河上公如懸壺化杖之事，則皆後漢末壺公費長房之徒，則非周靈王太子晉明矣。賦為六義之一，蓋詩之附庸也。屈、宋導其源，而司馬相如斥而大之。今其賦氣質卑弱，辭語儇淺，去古人遠甚，殆近世村夫俗子所為也。俚俗乃以為子晉，論其世，玩其文，理不相侔，而士大夫亦有信而不疑者。籲可駭也！予每嫉其事，故因著之。

予書定光佛事，友人姓某者見而驚喜，曰：「異哉！予之外兄趙蓋，宗室也。丙午春同居許下，手持數珠，日誦定光佛千聲。予曰：『世人誦名號多矣，未有誦此佛者，豈有說乎？』外兄曰：『吾嘗夢梵僧告予曰，世且亂，定光佛再出世。子有難，能日誦千聲，可以免矣。吾是以受持。』予時獨竊笑之，予俘囚十年，外兄不知所在。今觀公書此事，則再出世之語，昭然矣。此予所以驚，而又悟外兄之夢為可信也。公其並書之。」予曰：「定光佛初出世，今再出世，流虹之瑞，皆在丁亥年，此又一異也，君其識之。」

熙寧初，議新法，中外惶駭。韓魏公有文字到朝廷，裕陵之意稍疑。介甫怒，在告不出，曾魯公以魏公文字問執政諸公曰：「此事如何？」清獻趙公曰： 「莫須待介甫參告否？」

魯公默然。是夜，密遣其子孝寬報介甫，且速出，參政若不出，則事未可知。是參政雖在朝，終做一事不得也。介甫明日入對，辨論不已，魏公之奏不行。其後魯公致政，孝寬遂驟用。前輩知熙豐事本末者，嘗為予言，當此時人心倚魏公為重，而介甫亦以此去就。微魯公之助，則必去無疑。既久，則羽翼已成，裕陵雖亦悔，而新法終不能改，以用新法進而為之遊說者眾也。東坡曾與子由論清獻，子由曰：「清獻異同之跡，必不肯與介甫為地。孝寬之進，他人之子弟不與，可以明其不助。」東坡曰：「當時阿誰教汝鬼擘口？」子由無語。蔡新州將貶，晁美叔謂人曰：「計較平生事，殺卻理亦宜，但不以言語罪人，況嘗為大臣乎。今日長此風者，他日雖欲悔之無及矣。」

元祐四年三月已卯，銅渾儀新成，蓋蘇子容所造也。古謂之渾天儀，歷代相傳以為義和之舊器，漢洛下閎、東京張平子、蔡邕、吳王蕃、劉耀光初中孔定、後魏太史令晁崇，皆璣衡遺法，而所得有精粗。孔定、王蕃最號精密，所造既淪沒於西戎，而蕃不著其器。獨子容因其家所藏小樣而悟於心，常恨未究算法，欲造其器而不果。晚年為大宗伯，於令史中得一人〈（忘其姓名）〉，深通算法，乃授其數，令布算參考古人，尤得其妙，凡數年而器成焉。大如人體，人居其中有如籌象，因星鑿竅，依竅加星，以備激輪旋轉之勢。中星昏曉應時，皆見於竅中。星官、曆翁聚觀駭歎，蓋古未嘗有也。子容又圖其形制，著為成書上之，詔藏於秘閣。至紹聖初，蔡卞以其出於元祐，議欲毀之。時晁美叔為秘書少監，惜其精密，力爭之，不聽。乃求林子中為助，子中為言於章惇，得不廢。及蔡京兄弟用，無一人敢與此器為地矣，籲可惜哉！

政和以後，花石綱寢盛。晁伯宇有詩云：森森月裏栽丹桂，歷歷天邊種白榆。雖未乘槎上霄漢，會須沉綱取珊瑚。人多傳誦。伯宇字載之，少作《閔吾廬賦》，魯直以示東坡曰：「此晁家作，年未二十也。」東坡答云：「此賦信奇麗，信晁家多異材耶。凡文至足之餘，自溢為奇怪。今晁傷奇太早，可作魯直意微諭之，而勿傷其邁往之氣。」伯宇自是文章大進，東坡之語委曲如此，可謂善成就人物者也。

東坡詩文，落筆輒為人所傳誦。每一篇到，歐陽公為終日喜，前後類如此。一日，與裴論文及東坡，歎曰：「汝記吾言，三十年後世上人更不道著我也。」 崇寧、大觀間，海外詩盛行，後生不復有言歐公者。是時，朝廷雖嘗禁止，賞錢增至八十萬，禁愈嚴而傳愈多，往往以多相誇。士大夫不能誦坡詩，便自覺氣索，而人或謂之不韻。

王元之在黃日，作竹樓與無慍齋，記其略云：「後人公退之餘，召高僧、道士，烹茶煉藥則可矣，若易吾齋為廄庫廚傳，則非吾徒也。」信可始至，訪其齋，則已為馬廄矣。

求其記，則庖人亦取其石壓羊肉，信可歎曰：「元之豈前知耶？抑其言遂為讖耶？」於是樓、齋皆如舊，而今以其記龕之於壁。

此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